

79299/1552

34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282
41
09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一

性行門

庸暗

庸劣昏昧者

漢靈帝縱宦者誣害直臣後漢

漢靈帝時宦官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黃巾賊起張讓趙忠及夏惲等十二人父兄子弟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燕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原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與據州郡酷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執聚為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米市米市

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贖軍費有詔比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甬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讓等實多與張甬交通後中常侍封請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今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互為國用汝曹反與張甬通為不軌不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

義康不喜才語南史

宋彭城王義康文帝子也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常詣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紅衣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居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

凶若此

韞述兄弟昏唐南史

韞字彥文宋長沙景王道隣之孫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畫具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氍毹以匹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下庸底類如此韞弟述字彥思亦甚庸劣從子侯疾危篤父彥節呼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侯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荅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總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悒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鹿為憂也

昭業以帝王類居省酷兒南史

齊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初

廢帝幼時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廢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已省酷富兒百倍

許惇昏庸為勝流所鄙 北史

許惇字道謨少純直晚更浮玉到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齊廢帝乾明中邢邵為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為敕史却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暹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以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袖口或隱几而睡不為時流所重

齊緯撫眾大笑 北史

齊後主緯隆化元年入鄴安北王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

與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眾將令之不復所記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哈將士莫不解體

高宗懼后致上官儀被害 唐書

上官儀字游韶仕唐高宗為秘書少監進西臺侍郎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高宗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志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為陳王時儀為諮議與王伏勝

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崔美飲溺唐書

崔美字野夫僖宗時為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為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群盜興美簡說不曉事但以器韻自高委政廝豎不恤人疾苦或訐旱者指之禍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早為即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為軍吏所執見其髯鬚負美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

矢守貶端州司馬

葉義問素不習軍旅宋史

義問字審言高宗時同知樞密院事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

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水州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為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平木枝盡去

昏昧

心目不明者

晉武帝一聽楊后晉書

晉武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楊后求以女為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駟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下藩

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下氏女佳后曰潘三世后族其女不可在以卑位帝乃止

會稽王縱子為惡 晉書

晉會稽王道子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御史中丞江績密啓道子欲以聞奏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

拓跋長一生不笑 北史

拓跋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魏孝文遷都長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長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恭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腕大笑

王皓不識所乘之馬 北史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為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懦緩亦同諸兄齊文宣時為司徒掾嘗從帝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識自言失馬虞侯為求覓不得頃史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王鎔庸暗致疾 五代史

道王王鎔唐昭宗時鎔自西山宿鵲營莊將還府時有宦者石布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為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大工欲何歸乎鎔懼但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

平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錄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以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

劉玠為衆所殺五代史

南漢主劉玠龍天之子也時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玠遣越王洪昌循王公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繼被二王潰圍而走玠莫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玠為荒恣玠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裡林少彊少良何白延等習為角抵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閱之玠醉起道庠由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

其左右

僻性

稟性偏者

庾仲文好習九譏南史

庾仲文宋文帝時為尚書又部郎為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詬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以學不為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以林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張融求益下南史

張融字思光齊武帝永明中為御史中丞豫章王大舍官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驅欲求益諷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坐乃息出入朝廷皆然驚觀之

師古拒言見五代史

寵師古字其微時事梁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出兵必父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准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決水決河上流水平矣師古以為操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趙仲湜嗜珊瑚 宋史

趙仲湜字巨源事母以孝聞喜親圖史性酷嗜珊瑚每祀玩不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嘗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仲湜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具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慚不能對

癡騃

昧而無知識者

惠帝不知所生之子 晉書

晉惠帝謝夫人清惠真正而有淑姿選入為才人晉惠帝在東宮將納妃上慮其幼未知惟房之事遣謝往侍寢有身賈后妬忌之謝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之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

不肖

不似父母之所為者

子卿無德見責 南史

廬陵王蕭子卿字雲長齊武帝第三子也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為中書令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鄉音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荆州刺史始興王為益州子卿鮮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

錄金箔裹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
嘗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得教如風過
耳使吾失氣武帝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
一部位為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
至崩不與相見

愴嗇

愴吝鄙嗇者

耕者見譏陳涉前漢

陳涉字涉初為楚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
曰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勝出遮道
而以涉通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
自笑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上孫奮愴財致禍後漢

孫奮字景卿質帝時為扶風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
萬富聞京師而性吝嗇時大將軍梁冀貪惡暴橫因以
來遠之從貨錢五十萬奮以三十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
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
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萬

司馬騰愴嗇致禍晉書

司馬騰愴嗇時盜賊與故將李豐等攻鄴騰不能守
兩軍相攻馬騰在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
所振志陰急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杖尺是以人不為
效於愴

帳下甘果爛晉書

性冷即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

何嶠錢癖 晉書

何嶠家產曲豆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焉有錢癖

王琨置酒床下 南史

王琨齊高帝時領武陵王師加侍中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筵云此酒非遇益豈重蒸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床下內外未現手自賦之前廢帝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重紫樹左右欲營辨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樹在匣中不

蕭紀悵貴人有離心 南史

紀取為梁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

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悲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綸

王述以鷄子擲地 晉

王述性急嘗食鷄子以筋刺之 勲汝有河績大清初帝思之不止便下牀以履齒踏之又不得 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

庾蕞憤死 南史

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

庾蕞為西楚王族兄子果之又士 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 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蕞不平互 朔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 疑蕞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 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 益忽藹及梁武帝踐祚藹以西朝 端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 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 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勸 之蕞大憤故發病卒 用

庾喬不墜家風 南史

庾喬為荊州別駕時梁元帝為荆湘瀟湘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
仕叨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子少詹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
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去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
與小人范興話為鴈行元帝聞乃准
家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

史

裴休有輿亟出唐書眾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
裴坦字知進令狐綯當國薦為職之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
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請省視事一年無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
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參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謂其
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為唐

輕躁

輕浮躁急者

三公郎中齊文宣受禪累遷

莊公下急左傳

書厚積財產一無分饋

魯定公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
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馬命劫駟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
于爐炭爛遂卒先塋以車五乘殉成禮猶競懸違迷忽取所供養
明帝杖撞樂松事文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
漢明帝性褊察常以事怒郎樂松入經府訖云送騾乃嫌脚踏評
怒疾言曰郎出松曰天子穆穆也為恠嗇所及每致紛紛
郎帝赦之史

景宗不耐車帷事文

寸加開府性鄙恠好聚斂連家

梁曹景宗為領軍性躁動出行常心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
望隆重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
拉作磬聲箭如餓鴉叫平澤中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

食其胃甜如甘露將水覺耳後生風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州作貴人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歸天府

代史

皇甫湜啣齒子臂流血庫有星流于天樞占星者言御皇甫湜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注

皇甫湜

貪吝

皇甫湜

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

哀公七年夏公會吳于郟吳來也

文類聚

有也吳人曰宋百宰我魯不可也三百宰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宣子獻邑十一宰之君若以禮命於諸

進之致餽

三符穀朽腐不忍貸人 事文類聚

王符傳寧見朽骨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也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韋莊數米秤炭 事文類聚

韋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驕吝

一傲鄙吝者

蕭堅谷食遇害 南史

蕭堅字長白邵陵 儁王倫之子也梁武帝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 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 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耳侯景圍

城堅屯太陽門終日
藪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
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雲朗等
以堅私室醞釀亟去
京宰不相霑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
遂陷堅遇害

褊量

量不寬之謂

漢黯不讓同列 事文類聚

黯黯為右內史始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稍貴
與黯同位黯又非賢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時丞
相與同列或尊由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曰陛下用
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黯
言日益甚矣

文帝因私貨恨罪曹洪

魏書

魏文帝時曹洪為偏將軍遷驃騎將軍始洪家富性吝嗇文帝
在東宮時常從洪具絹百疋洪不稱意帝嘗恨之遂以舍客
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今曹洪今
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王思心蠅擲筆

魏書

王思濟陰人為人所誣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
亦以是顯名魏廢帝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瞶瞋怒無度下
吏激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舍自白求
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
假吏父明日死思益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
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遂蠅不能得

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杜預字元凱晉書

杜預字元凱晉武帝太康初命預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瘦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瘦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王道守 銜言不救周顛 晉書

周顛晉元帝時為書左僕射王敦反劉隗勸元帝盡除諸王王道守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入道守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不顧入既見帝言道守中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醉而出道守猶在門又呼顛顛不答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道守言甚切至敦將殺顛道守銜之而不知救後料檢山名事見顛表 孰表流涕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救伯仁

大理卿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

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 書

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趨頗致嗤 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

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 頗甚撮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像對士元打像為甚士元笑曰

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口 寵於齊武帝華早歷顯官

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 似陵競謫事齊豫章王嶷

伏連至死敝禪北 以成歸荊州時輩為州別駕

庫狄伏連代人也北齊文宣時 且烈為御史中丞輩始得會稽

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 以以謫其鄉人也使宣旨誨

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

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

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
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

莊宗惑后恠財五孔列曰庾喬忝為端右不能

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客星犯天也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還
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空

之劉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咄

夫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后於少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

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公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

當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一依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

朱修不恤姊貧事與無有此辱

不修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飢

百洪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

口苦罪兄邵陵王論屢以罪

撫代歡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口臺臨廷閣以餅水沃廷邾

帝聞之大怒口多有恤人拓境口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

使善書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五人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

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類聚

道其財用器甲穀積馬八千匹口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甚

口洛輒出步馬便騎射口舞口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

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口

為進至有百道銀五倍之其他錦別類聚

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欲塞車帷慢左右諫以位

夫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口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

朱昇不贍親族口逐塵軍數助射之渴飲其血

朱异梁武帝時為相及諸子自鼻頭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
池亂好每暇日與賓客遊馬四可閑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於
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
房亦不分贍

事文類聚

沈衆麻繩交飯南以躍呼校未至嚙其臂血流

沈衆陳武帝時位中書令帝以用度者

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

衣裳破裂衣或躬提冠履永定

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為帶又素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

所為

後宋且魯曾宰晉大夫過十

封述無分饋共史

會而棄禮以大國懼邾邑

封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二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

小滂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太數也今棄
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
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王戎鄙嗇見魏晉書

王戎字濬冲晉明帝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王戎筒中細
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
所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但付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
待之然為清慎者所鄙性好興利廣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
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
日奉養天下人謂之高青之疾文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
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還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
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

其核以此獲譏於世

桓玄貪好無厭晉書

桓玄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辨必奪之皆捕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羨竹無復遺餘安帝時為義興太守

慕容評貪鄙致敗晉書

秦苻堅使王猛率眾伐慕容相持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鄴國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燕主慕容令暉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

四餘萬桓之評等

歛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之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以錢帛可散之三軍以評寇凱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誣以師大敗

鄭羲受餉沽酒北史

鄭羲字幼麟魏孝文帝時以功賜侯爵出為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嘗恠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齋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

紹信同床求賄北史

漁陽王紹信齊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共闔家長幼皆自贈賄鍾氏因

此遂貧

達奚武取帶北史

達奚武字武代人也周武帝為大司寇性貪吝在庫有萬釘金幣當時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

王鐸織造唐書

鐸字良吾憲宗時拜尚書左僕射性織造有所程作雖碎瑣六所遺官曹庶壞吏將易之鐸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筭每燕饗錄其餘賞之以收利故鐸家錢徧天下

張洎乞物踈慎宋史

洎字子微相時張洎風儀洒落文采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置置可聽

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類面黑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慎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

潘衡以送客比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

潘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寓死郢州堯京師洎亦不赴弔

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

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未嘗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命允

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舟道感寒毒得風痺謁告歸鄉別

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定徒步去家十八年後自真宗時

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入尚在皆曰昌言來必調我矣楊

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富人金以去

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大輕侮人者

曹公荀令君趙湯盜冠皆足

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左傳
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律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
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滅黃

共相誠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左傳

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眾人以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

禰衡執慢致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

孔融數稱述禰衡之才於世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

往而數有怨言操懷忿而以允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儔

名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書

更著於年單絞之服次至

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感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

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

貧甚且猶丐索之燈以白金以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

修掌燈記室泊疑慎修教

仲寓雅好痛博飲宴泊因切死樞魏書

寓痛博如故泊遂與之絕乃北遊許都恃才傲逸臧不過差見

石楊休反受人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

子楊休字昌言為人慎默以犖初涉執云文升堂觀奧目所一

其而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

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公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

休不揮一金反遍受里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

傲慢

妄自尊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

傲慢

盡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

黃人傲楚致敗石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
魯信二十二年黃人情諸侯啖肉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知衆
衆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衆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

鄭伯享蔡侯

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

言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

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

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

後漢

當吾日猶將更之今已遂受意

曹操欲見之衡自稱狂病不肯

傲以爲已心將待死乎若不

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

聞之如人恒有子禍

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

高獲不改常

衡衡方為漁陽參槌喋躡而前容

高獲字敬公與漢光武有

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呵之曰鼓

高獲字敬公與漢光武有

因曰諾於是先解袒衣以釋餘服裸

至徐取半車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槌而去顏色不怍操

曰敬辱衡衡反辱孤融見操說曰禰衡狂疾今求得自謝

曰禰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

杖坐大營門外杖撞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請收案罪操怒

曰禰白禰衡聖子孫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

孤不能容人遂與劉表後復悔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

下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祖在蒙衝船上大

罵公罵言也等道循言何勿言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

衡大罵祖遂令殺之

衡大罵祖遂令殺之

禰衡慢鍾會 魏書

禰衡字叔元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元帝時鍾會

商康名而造之康方其錕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趨去康問會
曰何所聞而事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
深銜之

劉巴微拒張飛 魏書

劉巴字子初先主定益州巴閉門稱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
語飛遂忿志諸葛亮謂巴曰飛雖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
合文武定大事足下雖天分素高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
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 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
劉巴補既不當推張飛大
言權曰若今子初隨世沉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
士乎

孫楚侮苞見黜 晉書

孫楚字子荆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
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

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
因此而成嫌隙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
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晉武帝雖不顯明其罪
然湮廢積年

周嵩被責 晉書

周嵩字仲智浚子也備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晉元帝作相引
為參軍及為晉王拜奉朝請因言事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快
快不悅臨登又試毀侍中戴逵逵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
卿於豪傑後敢性忿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
聖四凶在朝陛下雖盛明御世安能無碌碌之臣乎時兄顛方貴
重帝隱忍不加罪之後王敦既害顛而使人吊嵩嵩曰亡兄天下人
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吊敦甚銜之惧失人情故未加害也

符朗字元慢士晉書

符朗字元慢士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
爵榮致士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後值符堅之敗遂居於晉謝
玄表朗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
志陵萬物所遺惟言不過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
而而語之朗無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
嘗見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
無四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情物
傳人皆以此類之

徐光攘袂被獄晉書

如苑鄉召記云秦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可哀
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報徐光侍直愠然

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攘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
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吐延傲慢見刺晉書

吐延乃吐谷渾之長子也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羗酋
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渭其將紇拔泥曰堅子刺吾吾之過也
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羗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
業延速保曰蘭言終而卒

謝綯慢舅南史

袁湛字士深宋武帝時位歷太尉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
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綯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
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綯有愧色

靈運放逐被害南史

謝靈運晉車騎將軍謝玄孫也宋文帝時遷侍中靈運遊娛宴集為御史中丞傳隆奏免官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後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保身大呼顛深不堪遣信一函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佚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信之顛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壘湖為田顛又固執靈運謂顛非存利人政慮汎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

靈運自陳本志言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在郡游以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均生以靈運靈運與兵板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也靈運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謂刑上受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靈運為庶人徵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浚口行逢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子箭刀插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募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飢饉緣路為

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
至業有終盡秘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
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

王瞻被殺南史

王瞻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宋明帝時為王府參軍
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從膝唯余
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蕭嶷少時早與瞻
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蕭贖時在大床寢瞻謂嶷曰帳中
人物亦復隨人寢與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措賢愚何如啟道
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贖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
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贖街之未嘗形色瞻後
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

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啟高帝曰父及子
死王瞻傲朝廷臣輒以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
默無言

張纘盃酒殺三人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武帝霞遷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
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去蕃
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
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
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
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大子翌日又亡時人為
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

張纘拒客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文獻皇后從父弟張弘策次子也梁武帝詔曰
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
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
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
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詰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
客

張纘忤物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武帝時徵為吏部尚書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
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子為受賞時纘
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
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謚聿亦懸下之衡定太子
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彌惠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

彌藝云業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竝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
坐愕然其忤物如此

王騫傲慢見黜南史

王騫字思寂仕梁武帝為中書令時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
寺騫舊野土在寺側者即王道子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署
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畧帝怒
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騫為性
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為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
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

韋粲傲誕被出南史

韋粲字長倩梁武帝時官至中外兵參軍身長八尺容觀甚偉
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比皆前輩才名之士與粲同府並亡年

交好及晉安王為白王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
領直後叡爵永日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察以舊恩任寄綱
密雖居職累從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居不為時輩所評右衛朱异
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須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
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
甲度皇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辨長梯以為大行幸前殿須
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無有司奏推之帝曰各
為其主不足推故出為衡州刺史

始興餉錢戲淑

南史

素淑喜誇每為時人所嘲始興王潛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
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與潛書曰聞之前去曰七年之
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竊

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

穆壽驕慢諸父

北史

穆壽魏太武時叡爵零陵侯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與
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有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
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
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餒餘為時人鄙笑

王羆輕侮權貴

北史

王羆字熊羆魏孝文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孝武西遷羆拒
潼關人心乃安宇文泰聞而壯之後移鎮河東以功封扶風郡
公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
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漸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
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

王羆率鄉里有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恠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

趙修淫慢致犯北史

趙脩字景業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魏宣武帝踐祚愛遇日隆旬月間頗有轉授帝幸其宅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帝每適郊廟修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家財多賜修修之葬父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貴客奸掠婦女王顯甄琛密伺其過列修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樹謀匿王印事高肇乃密以聞遂有詔按其辜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是日修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檮菹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修驚起隨出路中執引修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辜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

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二百修素肥壯腰腹博項堪忍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傳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

魏收荻輸方叔北史

魏收字伯起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立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荻輸之比卿荻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

慕容儼傲慢不屈北史

燕主慕容儼字恃德容貌出郡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

兵法介朱氏敗歸齊高歡以勲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罹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為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

琅邪王儼受諸父拜 北史

琅邪王儼字仁威齊武成帝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十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送住車去牛頓輓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帝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殿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趨仗不得入自言

未敢亦捧應聲碎其鞍馬為人隊帝大笑為善更敕令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念車殿以視車道皆拜焉

崔儼不遜 北史

崔儼隋開皇中封越國公時方貴幸重崔儼門地為子女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不騎迎之儼繫衣起竟罷坐後數日儼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柳述驕逸被執 北史

柳述字業隆隋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以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揚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龍憚述每陵侮之數於文之前面折素短判

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誤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踈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系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勇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誚與同徒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世基縱儼貪賂北史

虞世基字懋世仕隋煬帝進位金紫系光祿大夫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氏復獲前夫子及僕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其聚斂竭官賞

計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為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有所瞻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怨

楊暕父子相疑北史

齊王暕字世肅煬帝之子也美容儀踈眉目為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以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轉以州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曰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並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表該皇甫世庫狄仲錡陳智

偉等采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
陳命呼之載入陳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
二人詣龐西過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陳陳今還主
仲錡等詐言主賜將歸家陳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
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陳陳納之後
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睡於東都營第
大門無故萌聽事袂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遂帝幸榆林
陳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言於帝曰
瘋語陳以千騎入司陳大
言言言為時左右
無故不得出境
京兆人
通

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于克用詰
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
行瑜表仁恭為檢校司空盧龍軍節
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
蓋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
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誠
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
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
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媢謂曰施
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
魏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為不流羅
安葛從周赴之宅內黃仁恭負疆下
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
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陳遂
不得知陰引喬則於第內酣宴
三徧視後庭相三指妃姊曰此
無儲副陳自謂次當得立又以
伏左道為厭勝事至是皆發帝
陳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
陳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
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
微失輒奏之帝亦慮陳生變

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休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
勝守文躡比至內黃思安整兵還以也其見疎忌如此化及復令人
挺逸衆無還者從周興邢洛兵與一死何人莫有報者疎猶謂帝令
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戰曳至街斬之

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走

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用河上曹性疎率不倫自恃才伐鬱
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以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
長蘆仁恭怒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心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
曰一心事主盧龍間里為空得衆一江左為吏所捕坐誅

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居書

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州備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
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彊且以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

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斌

步騎一萬東取幽州封府

索疎第因窮其事疎妃韋氏戶

共兵照宗乾寧二年克用

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

度使明年克用復與其兵救

令則稱慶脫疎帽以為歡召相

州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

子者當為皇后貴不可言時國

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

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

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

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

初使其子守文龍衣滄州節度使盧

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

守文為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

明國憲也疎自是恩寵日衰雖

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

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疎有

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

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

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

都官元會疎具法服將朝無故

令曰思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

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偽不
犯驛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荻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
捕賧時高卧未起賊進賧驚曰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
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
王胄恃才忽人北壁乾寧從周潛軍戰老鷓隄仁
王胄字承基隋煬帝大業初補心求救克用為侵邢沼俄而全
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畧時人在似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
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
敗與虞綽從邊胄遂亡匿潛還一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滿
仁恭背克用致敗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
劉仁恭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初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
恭募士千人定其亂仁遂以族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

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克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葉玉為
錢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擷山為茶號山曰大恩
以邀利子守光承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
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
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遂有盧龍

李煜驕縱召征五代史

南唐主李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六年
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宋太祖皇帝
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
表朝廷求緩師不答

裴皞見宰相不送迎五代史

裴皞字司東世為名族以文學在晉朝久宰相馬胤孫桑維

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既作相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五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以為當

胡大監稱蒙正渴睡漢事文類聚

呂文穆公宋太祖為相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敬言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翰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文穆公蒙正也

儀鳳有簡傲之風宋史

劉儀鳳字韶美孝宗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在朝十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戶客至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言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復集其後修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踉蹌一跌遂不振

心術

謀心不善行術數者

鄭伯諤心害弟左傳

魯隱公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

命請京使屠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

難之也

強忍

剛強殘忍者

宋康王射天竺地

即中國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鱗於城之隅以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天下速成故射天竺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之諫臣為無類之寇以示勇割疆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俛一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從簡斃垂骨取鏃 五代史

萇從簡嘗中流鏃入髀骨命一取之工無良藥欲叢養膏

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遂使數金之工遲疑不忍下手從簡叱其亟鑿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其為人剛暴難制如此

殘忍

殘賊虐害人者

董卓斷舌鑿金眼 魏書

漢獻帝時董卓築郿塢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便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

曹操峻刻 魏書

曹操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映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

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操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停操殺讓族其家心邵俱避難交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操謂曰晚可解死邪遂殺之

曹操殺姬假主者徇眾 魏書

曹操有幸姬嘗從書寢枕之臥告之曰酒更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操曰善口後軍中言操欺眾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市乎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正變詐皆此之類也

二苟酷刑 晉書

苟晞字道將晉惠帝時遷征東大將軍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其弟純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宗越好殺南史

宗越宋孝武帝大明中為大司馬行參軍時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宗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撻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又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常參差及沈攸之伐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

人胡面者無

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帝殺母留子南史

張勳太相時

陳大妃諱法容宋明帝素肥晚年廢疾不能

日凡斬頗有

相陳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

至美吾

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帝立以陳昭華為母

殘

手蕭棟後主第八子也容貌最陋性嚴酷數

不如意輒刺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博以

以南王亮晉後主其愛之

王瑋有勳而

高聰刑妓妾北史

立之謀遣李魏孝明帝踐祚出為幽州刺史有妓十餘人有登牆而呼亮藉為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造他人並令燒指

宏促兵攻之且尼

聽遂為摩所義殺弟及無辜唐書

不辜時大熱進類初名宰于玄宗賜名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
敢害者瑋出子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

亦以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

齊明帝蕭鸞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王為太子且車駕在遠
雅步詠陸機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
者三左右皆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探甲登樓貢貢等士
曰高皇昔寵以射殺數人阿史那王軍偽比朝清下被執與
仰藥時年上之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
收之自為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久仁徇于軍
齊巴陵王子公守五日王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

曰字作五年長少悉誅

一取勳好殺宋史

宋順帝養母為刺史兼監使性殘忍好殺每攻破城邑但揚言
御諸弟姬人俱罹鋒刃者及將赴衡州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
所愛者養之車何以安乎

會稽王莊字

害骨肉

戕殺宗族之類

歲時左右有一楚王瑋誣殺汝南王晉書

母張貴妃寵宣帝第四子也時為太宰與衛瓘掌朝政楚

好立威亮憚之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其有廢

高聰字僧智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白外有變亮不聽俄而兵
子無子皆注殺焉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有詔其可見乎公孫

吞炭出家為史劉準曰必是姦謀府中多士猶可距戰又弗
朝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如何無道枉殺
史思明突厥種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
為尊朝義薛公曰能斬亮者賞布千疋遂為亂兵所害
郝玉圖史朝清肖明帝殺宜都王南史

十人皆剽賊輒而誅高武文惠諸子宜都王鏗聞之馮左右從容
且入侍朝清和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如此
上入牙城如後果遣呂文顯賈藥往夜進聽事鏗謂文顯
障樓下朝清白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
母幸俱死張油八時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
事未幾王龍位肖明帝鳩殺子倫南史

如震懼擁兵拒齊武帝第十三子也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太

守後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邪城有守
倫莫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
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
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吾之家必有餘
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一酒謂亮曰君是
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甚以酬之爵因仰
之而死時年十六

齊明帝殺子岳南史

臨賀王子岳齊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
第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歎息曰我不及司徒諸兒
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
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

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齊明帝殺子琳 南史

南康王子琳齊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宣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 叔時年十四

梁元帝攻蕭譽 南史

梁元帝圍河東王蕭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 蕭綸給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塞也 以和為貴況大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去自相屠害 八日大敵猶孺天讐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一人如不匡救安用 子如使逆寇

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 我在克勝

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 項義我野天

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為蕃屏盤 宗鎮墮空

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 知醜徒聞此

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舉有罪不可解圍之狀 自書流涕

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淹泣

延和害樹 北史

元坦字延和魏咸陽王禧之子也咸陽王禧死諸子貧乏其兄樹為彭城王勰所收養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且 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己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 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

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

文宣殺姪北史

河間王孝琬齊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城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文宣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班譖之云草人擬聖皇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釜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無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所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公不從帝聞使

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帝聞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特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

齊昭帝殺姪北史

北齊孝昭帝演高歡第六子初帝與濟南王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以鄴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每行鳩毒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時有天狗下帝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

秦王殺建成元吉并諸子唐書

高祖時秦王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臣是為世克建德復仇使臣死雖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旦日當窮治而必早參張婕妤好馳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勒宮中託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遲明乘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發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殺之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玄武門閉不得入接戰久之矢及殿屋王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衆遂潰帝謂裴寂等曰事今奈何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齊為蕭牆憂秦王功

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撫之曰朕幾有投杼之惑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長子成宗為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鉅鹿王皆坐誅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告廬江王瑗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告訐由是遂安

劉晟殺洪杲 五代史

南漢主劉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弒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官

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

劉晟殺戮諸弟 五代史

南漢主劉晟遣弟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龍天素所敬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主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晟怒使人醜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彭暹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懲儆韓信誅而彭暹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翽為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至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暉洪照同日皆

身殺

金熙宗殺胙王 金史

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熙宗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阿虎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破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伏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

狂妄

狂恣妄為者

楚靈王詬天 左傳

魯昭公十三年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項羽違命僭妄 前漢

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
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
得顯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
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力也懷王
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義帝曰
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

廣陵王荆謀逆自殺 後漢

廣陵王荆光武建武十七年封山陽王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
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
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彊得書惶怖即執
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
羌人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

議帝聞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猶
先帝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恐自
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
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
誚誅之荆自殺

陸雲因笑落水 晉書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也機常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疾
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髮雲見
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着縑經上舡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
笑落水人救獲免後晉武帝成都王穎以雲為前鋒都督

司馬紘馳騁無度 晉書

司馬紘字偉德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遷大

宗正祕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
門讓還三印貂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
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打傷官屬
醜言悖言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
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絃官下其國嚴加防錄

王始立稱帝號

晉書

晉安帝隆安中慕容德據廣固僭稱帝為南燕時妖賊王始
聚眾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
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
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家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
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
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鏹築之仰

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

樊世與秦主爭婚 晉書

苻堅稱帝時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
自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眾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不
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
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
頭於長安城門不爾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
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
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
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
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
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

洪喬投書 晉書

殷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宋廢帝淫昵無恥 南史

宋後廢帝劉昱即位元徽五年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與右衛翼犖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為酒肉之費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以為歡造

宋劉昱好乘露車 南史

宋後廢帝制露車一乘施犖乘以出入從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相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

劉諒失對 南史

齊武帝時劉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既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李弘妄稱聖主 南史

齊廢帝東昏侯永元二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已玉印當王蜀益州刺史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二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

陳暄褻戲 南史

陳暄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陳文帝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

善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陳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延宗驕縱不道北史

安德王延宗齊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齊文宣帝所養年十二猶騎置服上令溺已齊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丞膳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齊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齊武成帝使捷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業興安言見惡北史

李業興齊文襄時

外府諮議參軍性豪俠重意私人有急

難委命歸之便能

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怯有乖忤便疵毀乃

至聲色加以謗罵

又躁隘凡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每語人

云但道我好雖知

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

惡之

韓鳳瞋目張拳北史

韓鳳字長鸞齊後魏時為北徐州刺史鳳恒帶刀走馬未曾行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啖曰恨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

巢刺王好獵不道唐書

巢刺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喜鷹狗出常戴置罔三十車曰我

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帝曰... 射於... 觀人避矢以為樂... 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

劉文因 酒殺人 唐書

劉又憲宗時人少放肆為使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 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之右... 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董昌 神詭象 唐書

大尉爵隴西郡王... 自修大託神以詭... 為軀內金玉紉素為肺府... 冕而坐妻媵... 前屬兵列護門祀蜀州為土馬獻祠下列... 而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食者我必... 沈鏡胡昌不為災客有言嘗游吳隱之祠... 我非吳隱之比支解客祠前始罷權鹽以... 法... 昌族昌曰能孝於我... 而元皆曰諾昌厚... 者元用人亦取勝者... 漢宏志 唐書... 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

... 盧氏... 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為... 漢宗在蜀負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為... 非吾尚誰... 何畏一木... 其母妻... 有不亡國... 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德光... 太祖... 保譏子也後晉出帝時德光傾國入寇圍... 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

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夫桑木
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

麻衣向闕咲哭 金史

金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咲且哭詰
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宣重正上
特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譏訕不坐法司唯以君門
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

S.S. 14 10

282
41
09

六... 在蜀貢輸... 院寵其軍為... 曰天下方亂卯

非笑哭之... 重林而... 曰吾

不... 曰... 草... 人直言... 不... 何... 所

之... 曰... 笑... 笑... 無人... 吾... 哭... 金... 固... 什... 古... 掌... 引... 龍... 實... 獲... 乘... 屠

金... 哀... 宗... 五... 大... 示... 平... 五... 月... 有... 泉... 子... 眼... 視... 父... 暨... 皇... 天... 門... 且... 哭... 且... 哭... 吉

黑... 曰... 奇... 味... 焦... 楚... 野... 出... 自... 效... 果... 吾... 豈... 容... 也... 哉... 朕... 來... 葆... 然... 木... 而... 焚... 之

南... 林... 泚... 影... 鬱... 至... 于... 矣... 期... 可... 十... 里... 之... 內... 焚... 漂... 欲... 盡... 焚... 丹... 其... 夫... 祭... 木

